

# Bauhaus



## 包豪斯团队：

## 六位现代主义大师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保罗·克利  
瓦西里·康定斯基  
约瑟夫·阿尔贝斯  
安妮·阿尔贝斯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

The Bauhaus Group;  
Six Masters of Modernism

(美) 尼古拉斯·福克斯·韦伯 著  
Nicholas Fox Weber  
郑炘 徐晓燕 沈颖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C13030030

K816.16  
20

# 包豪斯团队：六位现代主义大师

(The Bauhaus Group: Six Masters of Modernism)

(美) Nicholas Fox Weber 著

郑炘 徐晓燕 沈颖 译



北航

C1635700

机械工业出版社

K816.16  
20

本书通过对现代主义建筑及工业设计理念的开创者——包豪斯学派六个代表人物的传记，向我们复原了包豪斯学派理念的产生的根源、背景和他們所秉持的真实的观念，全景式地展现了这六个现代主义大师的生活、活动、创作和时代图景，为我们重新认识现代工业设计的精髓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读本，也为我們从事建筑设计、工业设计、纺织类设计及其他艺术活动的技术人员拓展了思路，指明了方向，其意义和影响将是具体实际和深远的。

The Bauhaus Group: Six Masters of Modernism by Nicholas Fox Weber  
Copyright: © 2009 by Nicholas Fox Web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China Machine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01-2010-636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豪斯团队：六位现代主义大师/（美）韦伯（Weber, N. F.）著；郑  
忻，徐晓燕，沈颖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

书名原文：The Bauhaus Group: Six Masters of Modernism

ISBN 978-7-111-40919-9

I. ①包… II. ①韦… ②郑… ③徐… ④沈… III. ①建筑师—生  
平事迹—世界 IV. ①K81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2969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37）

策划编辑：薛俊高 责任编辑：薛俊高 吴 靖

版式设计：赵颖喆 责任校对：于新华

封面设计：张 静 责任印制：邓 博

保定市中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84mm×230mm·28.5印张·598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40919-9

定价：68.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电话服务

网络服务

社服务中心：（010）88361066 教材网：<http://www.cmpedu.com>

销售一部：（010）68326294 机工官网：<http://www.cmpbook.com>

销售二部：（010）88379649 机工官博：<http://weibo.com/cmp1952>

读者购书热线：（010）88379203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献给夏洛特**  
**For Charlotte**

## 目 录

插图目录

克利的生日舞会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保罗·克利

瓦西里·康定斯基

约瑟夫·阿尔贝斯

安妮·阿尔贝斯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

包豪斯永存

致谢

## 插图目录

- 1 保罗·克利，1924年
- 3 约瑟夫·阿尔贝斯，安妮·阿尔贝斯的照片
- 4 约瑟夫·阿尔贝斯，克利在他的德绍包豪斯工作室的照片拼贴
- 6 约瑟夫和安妮·阿尔贝斯与瓦西里·康定斯基在德绍教师宿舍的庭院里，1928年前后
- 8 阿尔玛·马勒，1909年
- 8 身着骑兵军官制服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 13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905年
- 14 法古斯工厂的入口
- 18 与格罗皮乌斯结婚时的阿尔玛·马勒
- 24 奥斯卡·科柯施卡，《暴风雨》，1913年
- 37 弗兰茨·韦弗尔，卡尔·凡·韦克滕（Carl Van Vechten）摄于1940年
- 45 莱昂内尔·费宁格，国立魏玛包豪斯大纲的封面，1919年
- 56 约翰内斯·伊顿，1921年
- 61 在1923年10月16日结婚后不久的瓦尔特和伊莎·格罗皮乌斯
- 62 1923年包豪斯展览的入口
- 66 霍恩街住宅，魏玛，1923年
- 77 德绍包豪斯，建造者格罗皮乌斯，1926年，在一张约瑟夫·阿尔贝斯注释的照片中
- 78 瓦西里和尼娜·康定斯基、格奥尔格·穆希、保罗·克利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在德绍包豪斯，1926年
- 79 来自莉莉，费利克斯和保罗·克利的明信片，寄于1928年
- 81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保罗·克利和贝拉·巴托克，德绍，1927年
- 85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在亚利桑那州，1928年
- 88 保罗·克利在他的魏玛包豪斯工作室中，1922年
- 89 保罗·克利的儿子费利克斯于1925年4月1日在他们魏玛的家中拍摄的保罗·克利的照片
- 114 1922年秋于魏玛，保罗·克利、费利克斯和姐姐玛蒂尔达



- 121 保罗·克利，《女内衣的橱窗展示》，1922年
- 125 克利和康定斯基摆出歌德和席勒的姿态
- 126 由恩斯特·里彻尔(Ernst Rietschel)创作的歌德和席勒的雕像
- 140 保罗·克利，《人-鱼-人-食用者》，1920年
- 145 保罗·克利和嘉尔卡·舍耶尔在魏玛，1922年
- 165 保罗·克利和瓦西里·康定斯基在德绍的教师住宅前
- 172 莉莉和保罗·克利在靠近德绍的沃里茨的英国花园，1927年
- 175 保罗·克利，《鸟的活力》，1925年
- 178 瓦西里·康定斯基和保罗·克利在盖塔里度假，1929年
- 178 保罗和莉莉·克利在盖塔里，在比亚里茨附近，1929年；由约瑟夫·阿尔贝斯所作的照片拼贴
- 189 加布里勒·明特尔，《瓦西里·康定斯基》，1906年
- 200 瓦西里·康定斯基和他的儿子弗塞沃洛德，1918年
- 205 瓦西里·康定斯基，《小世界7号》，1922年
- 207 瓦西里·康定斯基，壁画作坊的问卷表，1923年
- 211 瓦西里与尼娜·康定斯基和阿诺尔德·勋伯格与他的妻子，1927年前后
- 213 谢尔格·切克霍宁 (Serge Chekhonine)，以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肖像为一本杂志封面绘制的草图，1923年
- 220 康定斯基夫妇在德绍的起居室
- 221 瓦西里与尼娜·康定斯基在德绍包豪斯他们的教师住宅中的餐厅里，1927年
- 224 瓦西里·康定斯基，《对展览会上的图画的研究：侏儒》，1928年
- 225 在尼娜和瓦西里·康定斯基家中的庆祝会，1928年
- 226 瓦西里和尼娜·康定斯基在德绍，1929年
- 235 约瑟夫·阿尔贝斯，《佩尔德坎普》，1917~1918年
- 236 约瑟夫·阿尔贝斯。《自画像3号》，1917年前后
- 263 魏玛包豪斯的玻璃作坊，1923年前后
- 264 露西娅·莫霍利·纳吉，照片上展现了一张由约瑟夫·阿尔贝斯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办公室接待室设计的桌子，1923年前后
- 284 一张由阿尔贝斯在1929年设计的座椅，为了方便运输，它可以被拆卸下来，该椅子在一个展现包豪斯最新设计的展览会上得以展示
- 288 乌姆波 (Umbo)，《约瑟夫·阿尔贝斯28》，1928年
- 288 约瑟夫·阿尔贝斯，《奥斯卡·施勒默尔4号，' 29》；《教师们' 28》；《{汉斯}维特纳》( {Hans}Wittner )，《{恩斯特}卡莱 ( {Ernst}Kállai )》，《玛丽安妮·勃

- 兰特》，《初步课程展览' 27/' 28》；《奥斯卡&图特·佐默尔》（Oskar&Tut Sommer）' 28，1927~1929年
- 289 约瑟夫·阿尔贝斯的格罗皮乌斯和施弗拉·卡尔内茜的照片拼贴，拍摄于阿斯科那，1930年
- 290 约瑟夫·阿尔贝斯，《赫伯特·拜耳，波特·龙科8号》（Porto Ronco VIII），1930年
- 297 安妮和约瑟夫·阿尔贝斯在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北森林环路8号家中的花园里，1967年前后
- 314 安内莉泽·弗莱施曼，1923年前后
- 318 马克西米利安·舍尔和安妮·阿尔贝斯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美术馆，1978年
- 332 魏玛包豪斯的纺织作坊
- 334 在安内莉泽·弗莱施曼来到包豪斯不久的她的23岁生日上，约瑟夫·阿尔贝斯给她的一份惊喜是一尊柏林佩加蒙博物馆里的塑像的精美复制品
- 338 约瑟夫和安妮·阿尔贝斯在未来的德绍教师住宅的基地上，1925年前后
- 343 保罗·克利，《Zwei Krafte》（两股力量），1922~1923年
- 351 安妮·阿尔贝斯在德莱尔的车上，1935年
- 355 安妮·阿尔贝斯和其他的包豪斯人在德绍包豪斯的普莱勒住宅（Preller House）的阳台上，1927年前后
- 360 安妮·阿尔贝斯在德绍教师住宅里的卧室，1928年前后
- 361 约瑟夫·阿尔贝斯，《安妮，夏天' 28》，1928年
- 367 德绍包豪斯的纺织作坊，1928年
- 367 尼古拉斯·福克斯·韦伯和安妮·阿尔贝斯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毕业典礼上，1990年6月29日
- 368 奥蒂·贝格尔，1927~1928年
- 370 约瑟夫·阿尔贝斯，《安妮·阿尔贝斯》，1940年前后
- 377 谢尔盖·鲁根贝格，《密斯和玻璃摩天楼的漫画》，1925年前后
- 381 路德维希·密斯在里尔住宅（the Riehl house）的门口，1912年前后
- 382 路德维希·密斯，佩尔斯住宅（Perls house），柏林，1912年
- 387 路德维希·密斯，弗雷德里希大街摩天楼（Friedrichstrasse skyscraper），1921年前后
- 388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混凝土乡村住宅项目（concrete country house project），1923年
- 389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砖砌乡村住宅项目（Brick Country House project），1924年



- 394 莉莉·赖希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
- 396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巴塞罗那德国馆的主立面，1928~1929年
- 397 有科尔贝雕塑的巴塞罗那德国馆的入口
- 404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图根哈特住宅（Tugendhat house），1928~1930年
- 410 约瑟夫·阿尔贝斯，《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1930年前后
- 422 在德绍包豪斯的一场舞会，近景是尼娜·康定斯基和约瑟夫·阿尔贝斯，1926年前后
- 424 约瑟夫·阿尔贝斯和尼娜·瓦西里·康定斯基，1930~1931年前后
- 426 五位包豪斯教师在魏玛包豪斯克利的工作室里，1925年前后
- 429 为格奥尔格和埃尔·穆希（El Mucbe）在舍佩尔住宅（Haus Scheper）举办的告别晚会，德绍，1927年2月7日
- 438 包豪斯的体育运动，1928年前后
- 440 瓦西里·康定斯基，保罗·克利和尼娜·康定斯基在德绍的沃里茨花园，1932年

## 彩色插图 I

- 152 保罗·克利，《给J的礼物》，1929年
- 153 保罗·克利，《陶艺师》，1921年
- 153 保罗·克利，《1923年包豪斯展览的明信片》
- 154 保罗·克利，《海员 滑稽喜剧中的战争场景》，1923年
- 154 保罗·克利，《地层的个性化测量》，1930年
- 155 保罗·克利，《鱼的魔力（大鱼的图画）》，1925年
- 155 加布里勒·明特尔，《康定斯基和阿尔玛·博西在穆瑙的餐桌边》，1912年
- 156 瓦西里·康定斯基，《三原色理论应用到三个基本形式》，1923年
- 156 瓦西里·康定斯基，《小世界5号》，1922年
- 157 瓦西里·康定斯基，《为无评委会展览馆壁画所作的研究》，1922年
- 157 瓦西里·康定斯基，《太绿》，1928年
- 158 赫伯特·拜耳，《康定斯基60寿辰德绍展览会海报》，1926年
- 158 瓦西里·康定斯基，《1923年包豪斯展览的明信片》
- 158 瓦西里·康定斯基，《黑色小条》，1928年
- 159 保罗·克利，《红裙的舞蹈》，1924年
- 159 瓦西里·康定斯基，《构图8号》，1923年

## 彩色插图 II

- 299 安妮·阿尔贝斯，士麦那地毯的设计，1925年前后  
299 约瑟夫·阿尔贝斯，《梅菲斯特自画像》，1918年  
300 约瑟夫·阿尔贝斯，《无题》，1921年  
301 约瑟夫·阿尔贝斯，《捆绑》，1925年  
301 约瑟夫·阿尔贝斯，《红白窗》，1923年前后  
302 安妮·阿尔贝斯，为一个儿童房设计的地毯，1928年  
303 阿尔贝斯夫妇在康涅狄格州奥兰治桦木林街808号的住宅  
304 安内莉泽·弗莱施曼，壁毯，1923年前后  
304 安奈莉泽·阿尔贝斯，壁毯，1926年  
305 安妮·阿尔贝斯，包豪斯文凭织物，1929年  
305 安妮·阿尔贝斯，《狐狸2号》，1972年  
306 安妮·阿尔贝斯，《狐狸1号》，1972年  
306 安妮·阿尔贝斯，《六位祈祷者》，1966~1967年





图1 保罗·克利，1924年

## 克利的生日舞会

那是1972年的秋天，我和安妮·阿尔贝斯（Anni Albers）驾车沿着威尔伯高速公路，从我家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Hartford, Connecticut）的印刷公司返回她和约瑟夫·阿尔贝斯（Josef Albers）在奥兰治市（Orange）纽黑文（New Haven）郊区的家。阿尔贝斯夫妇——安妮74岁，约瑟夫85岁——是包豪斯成员中仍然在世的最后两位。在两年前经人介绍与他们两位结识，这会儿我正在为一个限量版的印刷作品同安妮一起工作，在这个作品上，她创造性地运用了通常用在平版印刷而非抽象艺术上的照相版印刷技术。

安妮和我乘着我的两座两厢车，这是一款名爵B-GT，阿尔贝斯夫妇称赞它是包豪斯功能完善理念及无冗余空间理念的范例。“比起坏的艺术，我们更喜欢好的机器”，约瑟夫曾这样说过。然而，那天下午的倾盆大雨滂沱不止，安妮变得焦躁起来。“请把车开到桥底下，靠边停下来，等这场大雨消停些。”她用她那夹杂着德语口音的英语请求道，那克制的礼貌难掩她内心的绝望，“在30年代我们乘朋友的福特A型车去墨西哥，我们也经常不得不因为暴风雨而靠边停车，”她补充说，表明

她并不是在批评我的车技。

当我停下车来，雨帘在挡风玻璃上愈加密集，前方什么也看不见了。在这座当年由工作改进组织（WPA，即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修建的美丽石雕道路桥下，安妮如释重负，随即闭上眼睛。她是位冒险家——在20世纪20年代她引诱阿尔贝斯坐了五个星期的香蕉船从德绍（Dessau）的包豪斯到特内里费岛（Tenerife）；在50年代他们前往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然而她长期焦虑，并将其归因于1939年的那段时间，那时她不得不设法把她的一大家子人弄出纳粹德国；她父母乘坐的那艘船停靠在墨西哥的委拉克鲁兹（Veracruz），在安妮越来越绝望的双亲终于设法上岸之前，她和约瑟夫不得不急匆匆地一个接一个地贿赂那些官员。当时我24岁，正吮吸雨露琼浆般地体会着安妮的生活经历，仿佛那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同时，我还着迷于她和阿尔贝斯对艺术所做的巨大奉献，以及使他们能够抵御住任何诱惑的工作方式。现在，在桥下的跑车里，这个曾经是包豪斯纺织作坊主任的女人，由于她在指导自己新近作品的印刷工作方面尽心竭力，也由于她亲自

在那里仔细检查和调试设备从而加强了灰色油墨的阶调，让我确信我们旅程的挑战是值得的。



图2 约瑟夫·阿尔贝斯，安妮·阿尔贝斯的照片

我关掉了发动机。安妮转向我，微笑着说：“你应该得到奖励！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听到关于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事。”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的问题就总是围绕着克利、康定斯基（Kandinsky）或者他们的其他同事，不论她和约瑟夫提及与否。然而，夫妇俩是那么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而无暇怀旧于往事，我只能得到

一些匆匆忙忙的回答。终于，安妮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关于克利的50大寿的。”

那是1929年。安妮告诉我，克利“在那个时候”是她的“上帝”；他也是她离德绍包豪斯不远的林中住宅的隔壁邻居，那一排住宅由五套华丽的新教师住宅构成。虽然在她眼中，这位瑞士画家是孤僻而不易接近的——“就像肩负世界之重的圣克里斯托弗（Saint Christopher）”——但她对他极度崇拜。她甚至在为克利的一次作品展深感震撼之余买了他的一幅水彩画作，在那次展览中，克利几乎倾其近期的画作，将它们展示在魏玛（Weimar）包豪斯的走廊上。她对家族的财富通常是避而不谈，那次购买是少有的一次对她家底的大公开。她告诉我，当她的两位舅舅开着希斯巴诺·苏莎（Hispano·Suiza）出现时，她尴尬极了，以至于央求他们立即离开。然而，虽然在经济萧条时期她购买作品的能力显然会把她与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但她还是忍不住想要得到克利那满是箭头和各种抽象符号的作品。眼下，她的上帝寿诞在即，安妮听说纺织作坊的其他三名学生正从附近的容克斯飞行器厂（Junkers aircraft plant）雇用一架小型飞机，他们将让这个神秘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男人的生日礼物从天上落在他的面前。他们主意已定：他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接受礼物的方式当然也得与众不同。

克利的礼物计划装在一个形如天使的巨大包裹里，从天而降。安妮用微小闪烁



的黄铜屑装点天使卷曲的头发。其他的包豪斯们忙着制作将由天使带来的礼物：一幅莱昂内尔·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的印刷作品，一盏玛丽安妮·勃兰特（Marianne Brandt）设计的台灯和一些来自木工作坊的小物件。

安妮原本不在让天使降落下来的那架容克四座飞机的乘客名单上，不过，当她和她的三个伙伴抵达机场的时候，飞行员见她很纤瘦，于是便邀请她一同登机。对他们四个来说，这都是第一次飞行。当12月的寒风穿透安妮的外套，当飞行员以360度回旋捉弄年轻的纺织设计师使他们在开敞的座舱里挤作一团时，安妮突然间意识到了新的视觉维度。她告诉我，她一直生活在她的纺织和抽象水粉作品的视觉平面中，现在她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种视角加入了时间因素。她如此着迷以至忘

却了恐惧。

她引导飞行员确认出坐落于自家隔壁的克利家与康定斯基家共享的那幢房子。随即飞行员猛然下降，他们将礼物丢了下去。然而，天使的降落伞并没有完全打开，它跌跌撞撞地着了地。尽管如此，克利还是非常高兴。后来，他以他的绘画来纪念这些不寻常的礼物以及它们的传递过程，画中描绘了一个装满礼物的羊角，搁在地上，完好无损，尽管天使因磨损看上去有点糟糕（见彩图1）。这幅布面油画的收藏者詹姆士·索拉尔·索比（James Thrall Soby）告诉我和我的妻子，他认为该作品描绘了“一个在鸡尾酒会上酩酊大醉的女人”，克利将自己的金色画风用于安妮的黄铜屑，那表现了社会名流的金发。而安妮的说明彰显了事实。

约瑟夫·阿尔贝斯并不像克利那样对此事印象深刻。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问安妮是否看见“一帮白痴在头顶上飞来飞去”。安妮每每想到此事都会淘气地莞尔一笑，“我告诉他我也是其中一员”，她以她平常的语气说道，话中带有一种她常有的挑衅式的自豪感。

终于，雨停了，我们继续向前行驶。这正是美国为波普艺术欢呼的时代，在那个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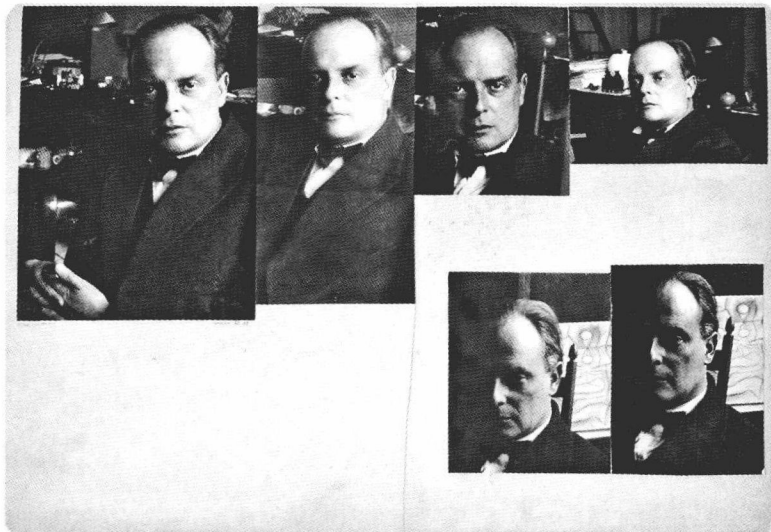


图3 约瑟夫·阿尔贝斯，克利在他的德绍包豪斯工作室的照片拼贴

报纸上天天都要报道前一晚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简·霍尔泽宝贝（Baby Jane Holzer）去了什么晚会。我对这些时下流行的道听途说没有兴趣，但对每一点关于包豪斯生活的信息都如获至宝。在回家的路上，听着安妮重新豪爽地绘声绘色，我开始看到包豪斯天才们生活在创造力之中，看到他们作品的耀眼光芒。

这些画家、建筑师、设计师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有着与大多数人一样的需要、恐惧，以及渴望。随着我与约瑟夫的接触日渐增多，他也说出他与同事们的欢乐与奋斗，这样，我对他们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改造可见世界的异乎寻常的活力可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他们对宇宙的尊重、为宇宙之美锦上添花，是持之以恒的，不过，经济、家庭和健康之类不可逃避的现实问题也一直存在着。

安妮·阿尔贝斯是一个不轻信他人的人，甚至是对约瑟夫，她都不轻易相信，显然她有许多事想一吐为快。她似乎总是充满确信，但还是有很多事使她不自在。当我们之间的友情有助于缓解她力有不足的感受后，她讲述了一件受侮辱之事，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曾经深深地刺痛过她。此前，她从未跟别人提起。

阿尔贝斯夫妇搬进由格罗皮乌斯（Gropius）设计的极好的德绍包豪斯平屋顶教师住宅不久，约瑟夫（其时他在教员中已是身居高位）告诉妻子，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他的女伴莉莉·赖希（Lilly

Reich）会到家里来共进晚餐。比丈夫小11岁、仍然是纺织作坊学生、对自己在社交方面并不充分自信的安妮，想要把一切都做到尽善尽美。在那时她和约瑟夫已经结婚三年，仍然感觉自己像一个想在丈夫的同事面前留下好印象的新媳妇。再说，密斯当时已是德国名声大噪的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阿尔贝斯夫妇俩对他的作品都十分钦佩。

安妮的母亲给过她一个黄油球。她从小生活在柏林（Berlin）的一个奢华家庭里，家庭成员视厨房为禁地，只准下人出入，但是当在布满装饰的餐厅里、在厚重的雕刻精美的毕德麦耶尔式餐桌上排开杯盏时，黄油球是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安妮熟知那是怎么做的。在德绍的那个晚上，她准备着晚餐，小心地用那精巧的金属制黄油夹刮出薄如纸页的黄油薄片，并将它们做成如同鲜花盛开的精美造型。那是一种程序，也是对材料的操控，她都引以为豪，她在阐述她的织物与版画艺术时也经常提及。同纺织一样，制作黄油球也需要用正确的工具对简单的物质进行仔细的牵引拉伸，从而使其实现成功的变形。把黄油设计成形似花朵的样式与她通常的非再现性设计的理念格格不入，但这是少有的让她觉得身心愉悦的一次。

密斯和他傲慢的女伴来了。他们还没有脱去外套，还没有道一声问候，赖希却一眼扫过桌子，惊喊道，“黄油球！就在包豪斯！在包豪斯我原本认为你们应该会摆出一块上好的黄油块！”

那是一个嘲讽，安妮·阿尔贝斯在





图4 约瑟夫和安妮·阿尔贝斯与瓦西里·康定斯基在德绍教师宿舍的庭院里，1928年前后

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一字不落地记着。莉莉·赖希的评论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她的出言不逊。这次围绕着餐桌上黄油的形状的事件例证了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我们每

一次审美的选择都影响着人类日常生活体验的品质。我开始理解，这个想法以及个人品性的重要性，正是包豪斯的关键所在。

# 包豪斯团队